

同心圆的扩展

□李泽厚

编完《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这个集子,有种五味纷陈的感觉:有点高兴,有点悲哀,有点愧疚,有点遗憾,也有点骄傲。真不知从何说起,本也不想再说什么。

但人们,也包括自己,有喜欢先看书籍前言、后记的习惯,想先看看作者本人有些什么感觉或说明。我一向自我感觉甚良好,对此书我有两个感觉。

一是太重复。有如已收入本书、发表于1994年的《哲学探寻录》结尾所注明:“讲来讲去,仍是那些基本观念,像一个同心圆在继续扩展而已。”确乎如此,以后我出版的《论语今读》(1998年)、《己卯五说》(1999年)、《历史本体论》(2002年)以及本书首篇《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2004年),与上世纪70年代未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和收入本书的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主体性论纲等文,基本观念几乎毫无变化;圆心未动,扩而充之而已。而且,不只是观念重复,连词句也重复,特别是别人少作或不作的剪贴旧作。这个剪贴法是向鲁迅学的。但鲁迅剪贴的多是论敌文章和报刊消息,而我剪贴的全是自己的文章论著。为何如此?索性再剪贴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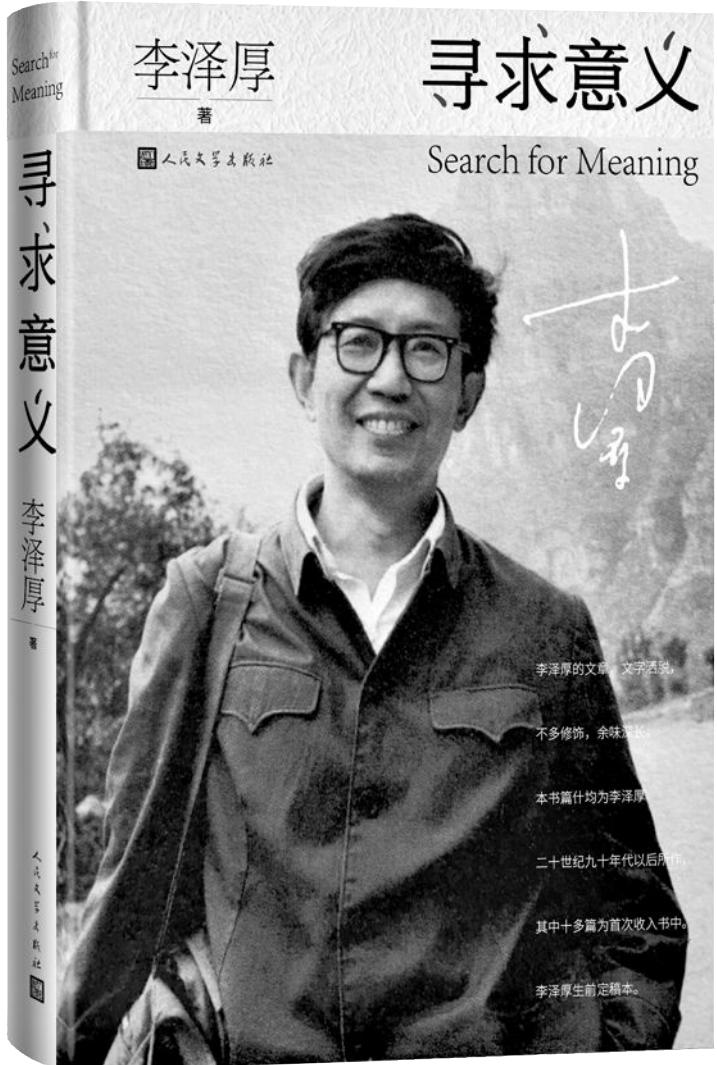
问:我发现你的一些著作中有时喜欢引证自己,是不是?为什么?

李:是。为了偷懒。一些问题一些看法,以前说过了,这次就干脆直接抄袭前文。因为我也发现好些中西论著,有的还是名作,翻来覆去老是在说那一点意思,不过变一下词句或文章组织而已,如其那样,不如我这样省事。所以我的《华夏美学》一书中就直接抄袭了《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好几处,不必另行造句说那相同的意思了。(《走我自己的路》,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42页)

以前还是小段抄引,现在则大段剪贴。除了偷懒外,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自己引证剪贴的大都属于自己认为重要而人家却不注意的论断或观念。既不被注意,如其重新遣词造句再说一遍,就不如干脆逐字逐句地重复原文。“重复有一定好处”(《论语今读》前言),也更为醒目。但不管怎样,这总有点感到愧疚和悲哀了。

第二是太简略。仍然是“引证自己”的剪贴:

《己卯五说》这本书里的五篇文章的确都是提纲,每篇都可以写成一本专著。我原来也是那样计划的,后来放弃了,原因一是时间不够,资料不好找;二是我认为,作为搞哲学的人的著作,提纲也不一定比专著差,主要看所提出的思想和观念。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的附录,即马克思的十一条提纲,不过千字左右吧,就比恩格斯整本书的分量重得多,也



重要得多。当然,写成专著,旁征博引,仔细论证,学术性会强许多,说服力会更大……这本书的的确留下了许多空隙,值得别人和我自己以后去填补。(《“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芙蓉》杂志2000年第2期)

《己卯五说》如此,《历史本体论》如此,本书也如此。我还辩说过:“我不喜欢德国那种沉重做法,写了三大卷,还只是‘导论’。我更欣赏《老子》不过五千言,……哲学只能是提纲,不必是巨著。”(见本书《哲学答问》)哲学本只是提问题、提概念、提视角,即使如何展开,也不可能周详赅备的科学论著。于是,也如《历史本体论》前言所说,我提供的这些基本观念、视角、问题,“如能对人有所启发,也就是这种话语的理想效果。哲学本就属于这个范围”。话虽如此说,总觉得有点遗憾。因为即使是提纲,也仍然可以说得更细密一些,挖掘得更深沉一些,可以把这个同心圆画得更好更圆一些。但由于主观各种情况和环境,终未能如愿。因之,这个集子对我来说,可算是种岁月的感伤省记;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感到既粗糙又累赘了。对此,我是颇为愧疚不安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前奏”不计,我这个“同心圆”陆续续也画了近三十年,虽历

经风雨,遭到官方和民间各种凶狠批判,我却圆心未动,半径不减,反陆续伸延;而且重要的是,始终有不少读者予以热情关注和支持。特别是这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学术变迁都甚为巨大,图书出版争奇斗艳,市场价值几乎淹没一切,却居然始终有读者不厌重复、不怪简略,尤其是不嫌陈旧来读来买我的书,我的书没有炒作,不许宣扬,却包括《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在内竟多遭盗版,这实在出我意料,有点苦甜交杂,受宠若惊,怎能不高兴且骄傲?

我是青春有悔的。而年一过往,何可攀援。所以我特别羡慕今日的年轻学人,尽管他(她)们也受着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现代化”的巨大压力,但可争取的自由特别是自由时间,比我们当年还是要大得多。时间性作为自我有限生存和决断明天,却痛苦地不能为自己所拥有,成为非真实的存在,由当年到今日,我虽尽力拼搏,创获毕竟未如所愿;而力不从心,来日苦短,我大概也不能再做什么了。这又怎能不悲哀和遗憾?

五味纷陈,并不舒服。年轻学人不再会有这种情况和这些感触,但愿他(她)们不泥国粹,不做洋奴,努力原创。

(选自随笔集《寻求意义》)

想必先生不会反对 李泽厚随笔集《寻求意义》后记

□马群林

这个集子,肇始于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李磊编辑的邀约,当时我曾与李泽厚先生就选编的有关问题进行过商讨,一起拟了几稿目录。现此书纳入出版,而李先生却于几个月前在洛基山脚下的小镇悄然逝去……

苍然掩卷,往事如昨!

李先生是“思想者”,不是作家,也不是艺术家,但是,这位中国当代大哲的文章,意蕴之深厚,情感之饱满,文辞之清丽,一直以来备受学界称颂。一部《美的历程》,被誉为是“他那独特的美感经验(感性),与深细的美学思维(理性)之间交相融化而积淀成的一部杰作”(傅伟勋),“是我常拿出来读的书,有时吟诵一两段,觉得像诗,不像论述”(蒋勋);一篇《宗白华〈美学散步〉序》,“曾让我们击节不已”(易中天),至今仍使许多人津津乐道;在得知好友傅伟勋患病(癌)而写下的问候性文章《怀伟勋》,令著名学者郭齐勇先生赞叹不已:“这篇文章洒脱自如,文情并茂,脍炙人口,精美至极,不仅活脱脱凸显了傅先生的性情,也表达了现代士人的存在感受”;而一些看似闲散的文章,不多修饰,情景中饱含时空玄思与人生哲理;即便是那些周正的学术类文章,亦文字凝练,余味深长,有时引用诗句来推进其论题,全然没有学院派枯燥繁琐之病。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文化界就有人称他为“当代梁启超”。这一类比,除了思想史上的特殊意义之外,似乎还包含着另外一层含义,即人们觉得,李先生的文章之所以能吸引人、能抓住人,在于其深刻而新颖的思想常常包裹在清新流丽的笔墨之中不胫而走,此点与梁启超颇为相似,而这,恐怕也正是李先生的思想、论著,能在青年学子中被迅速而广泛的接受和喜爱的重要因素之一吧。

说来,这是我第二次编选李先生的散文随笔。记得编第一本(《李泽厚散文集》2018年)时,我原拟的书名叫“寻求意义”,先生未采纳,但在序文中却写道:

我这一生倒的确是在寻求意义: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以及其他一些事物的意义,发而为文章、论说,也是在寻求意义。我记得自己曾经说过,人生本无意义,但人又总要活下去,于是便总得去追寻、去接受、去发明某种意义,以支撑或证实自己的活,于是,寻求意义也就常常成了一个巨大而难解的问题。

有人曾问李先生:“何谓哲学?”答:“简单一句话,我以为就是研究‘命运’:人类的命运、中国的和个人的命运。”收入这本随笔集里的文章,其所记、所议,恰与人的存在或本质、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人的命运和诗情纠缠在一起,这不正是在探索“命运”的路途上“寻求意义”吗?从而,读一读李先生的这些文字,或许对“命运”、对“人生”会有一些更新和更深的认识与感悟,或许可寻求出某种支撑“活下去”的意义。但果真如此吗?也难说,那就由读者去品鉴吧。

所以,我将这本新选集取名为

“寻求意义”,想必先生不会反对吧?

最后,就选编之事说明几点:

第一,此次在参阅与李先生所商议的目录稿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编选。全书72篇,分为“忆往”“杂记”“思想”“序跋”四辑,内容宽泛,形式各异,除三篇外,均为李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客居海外后写下的。李先生上世纪80年代的诸多文章(均收入《走我自己的路》)以及“美学三书”“思想史三论”诸作中的那些融文学性与思想性于一炉的华彩篇章,已为读者熟知,故此次一篇未收。

第二,《孤独》《重视武侠小说的文学地位——悼金庸先生》《关于“美学译文丛书”》《书院忆往》《忆冯友兰》《忆几位前辈美学家》《八十年代的几本书》《关于钱锺书》《与周有光的对话》《试谈中国的智慧(提纲)》《我所理解的儒学(提纲)》《探寻语碎》《希望你无往不胜——黄梅〈结婚话语权〉代序》《顾明栋〈原创的焦虑:语言、文学、文化研究的多元途径〉序》《可作为我的学术传记——马群林〈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序》等文,是首次收入先生的书中。

第三,《关于严复与梁启超》《人活着》《便无风雪也摧残》《明月直入,无心可猜》《有、空、空而有》《珍惜》《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个世界》《儒家讲合情合理》《半宗教半哲学》《不赞同建“佛教”》《探寻语碎》诸篇,选自先生的相关论著。其中,《关于严复与梁启超》选自1956年先生26岁时发表的长文《论十九世纪中国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发展》,选文的基本论点在先生后来的《论严复》(1977年)、《梁启超王国维简论》(1979年)中有了进一步的系统阐发。

第四,《忆冯友兰》《忆几位前輩美学家》《八十年代的几本书》《思想与学问》《闲话中国现代诸作家》《关于钱锺书》《读〈红楼梦〉》《情爱多元》《历史在悲剧中前行》《哲学需要论证吗?》《士兵哲学》等篇,乃编者2017—2020年摘编自李先生的论著,并经先生审阅或过目。

本书篇目及章节结构,责编李磊多次提出思路和主意并与我商定,谢谢李磊女士!是为记。

随笔集《寻求意义》,李泽厚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

李泽厚(1930—2021),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在哲学、思想史、美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均有重大建树。主要著作有《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伦理学新说》《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论语今读》《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等。

马群林,李泽厚先生晚年友人。曾帮助李泽厚出版多部论著,选编有《中国文化书院八秩导师文集·李泽厚卷》《李泽厚散文集》《寻求中国现代性之路》《从美感两重性到情本体——李泽厚美学文录》等,编著《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等。